

中国西部文物被盗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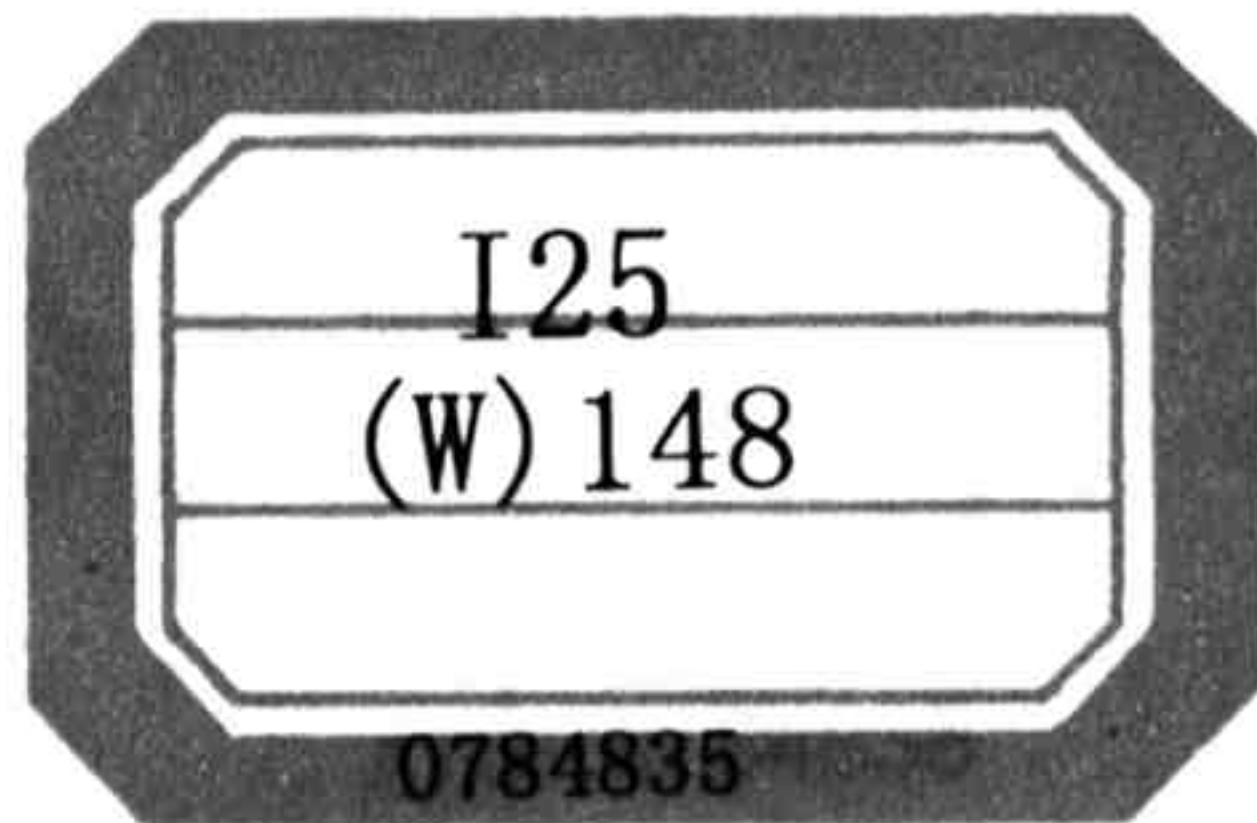
西域劫踪



唐栋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西域劫踪

——中国西部文物被盗纪实

唐 栋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78483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劫踪：——中国西部文物被盗纪实/唐栋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ISBN 7—5033—0946—6

I. 西… II. 唐…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625

字数：162千字 印数：1—7,500册

定价：8.60元(膜)

目 录

序	重温历史的梦魇	彭岚嘉	(1)
第一章	楼兰惊梦		(7)
第二章	丝路：欲哭无泪		(66)
第三章	千佛呻吟		(111)
第四章	敦煌再劫		(140)
第五章	华尔纳的“侦察旅行”		(161)
第六章	走进黑城的俄国人		(177)
第七章	“间谍”探险		(186)

序 重温历史的梦魇

彭岚嘉

那场恶梦发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西域，一批又一批名为探险家的外国人，蜂拥而至中国西部这块地表贫瘠却蕴藏丰厚的土地，然后从那里劫掠并运走了难以尽数的文化珍宝。对于国人而言，那是伤心的一页，是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的恶梦。在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作家唐栋用他的文学之笔，又让我们重温了那场令人愤慨不已的历史恶梦。

长篇纪实文学《西域劫踪》叙写了斯文·赫定、斯坦因、费勒考克、伯希和、华尔纳、柯茨洛夫和橘瑞超这些盗宝者在西域的所作所为。仅仅翻阅这部文学作品的章目：“楼兰惊梦”、“丝路：

欲哭无泪”、“千佛呻吟”、“敦煌再劫”、“华尔纳的‘侦察旅行’”、“走进黑城的俄国人”和“‘间谍’探险”，就不难看出作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促使下进入文学创作的。是愤怒，是淤积在每个有文化良知的国人心中长达百年之久的块垒在作者灵魂深处引发的难以遏止的愤怒；也是忧患，是作为一个当代文化人面对近代那场令人扼腕叹息的文化劫难发自内心的警示世人的忧患。正是这种愤慨与警觉交杂的创作心态，使这部长约17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具有不同于一般有关西域文物被盗史的学术论著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丝路文物被盗史，是中国文化史这棵苍老繁茂的大树上凝结的不堪入目的伤疤。直面这些疤痕，不仅需要作者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更需要作者有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这一点，应该说唐栋有充分的准备。《西域劫踪》作为历史文学作品，显然离不开历史和文学对它的制约。以文学的方式对既往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必然得用文学的灵性激活尘封的历史，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为一体。西域，这块中国西部辽阔而又荒凉的地区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在长期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它拥有令人惊叹的文化宝藏。这正是外国探宝者们追逐的对象，诚如作品所言：“一只肉锅的盖子一经打开，它诱人的香气便飘溢弥散，垂涎不已的饕餮之徒就会朝它奔来。”于是整个西域将不得安宁。纷至沓来的窃宝者们心满意足地走了，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土地和莫大的遗恨。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然而对唐栋来说，他的任务并不是叙述人们知道的已经发生的史事，而是要以文学为手段使这些人事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既要做到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有

艺术的真实性。从大的方面来说,《西域劫踪》是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加工创作的纪实文学,它与一定的历史事实有着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关系。它的框架结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人物、事件、地点诸要素上并没有附加和添写,与历史学所表述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是非相一致。像“‘间谍’探险”一章中,叙写日本的橘瑞超在西域探险的经历,自探险启蒙写起,进而写了发掘北庭故城、吐鲁番、楼兰、敦煌莫高窟、哈拉和卓古墓群等地,基本历史线索是清楚明晰的,主要事件的关系及其经过也是史有其事。由此可见,作者在写作之先,尽最大努力搜集了各种历史材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才开始了不违背历史原则的文学创作。为了加强作品的历史感,作品甚至不惜篇幅,对探险家的日记进行转录,这在“‘间谍’探险”和“楼兰惊梦”等章节中显而易见。

但文学不是历史,对文学家不能像要求历史学家那样,用翔实的史料复现历史的本真面貌。一方面历史文学作品要在整体精神和历史感上,与真实的历史相契合,而另一方面,文学又有它的特性,作者要通过想象,把各个渠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中的生活片断进行联缀加工,复现出人物以及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因为历史教科书不可能细致到连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记载下来,因此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景和人物的言谈举止,必须、也只能由作者通过合乎逻辑的想象等文学手法加以再创造。诸如斯坦因在喀什英国总领事馆的接风宴席;伯希和于衙门里背诵《诗经》的细节;戈伦韦得尔、费勒考克和巴泰斯的夜晚奇遇;华尔纳与杰恩的客栈降匪等细节都属此类。当唐栋对已有的历史材料进行艺术整合时,实际上

他不得不动用自己所拥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抓住人物性格特征后，运用创造性想象设置一些必要的细节。这不但不会损害人物事件的真实性，相反还会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生动，更有艺术吸引力。为了能达到艺术真实，作品甚至采用了适度的夸张和变形，像费勒考克的“一兴奋就撒尿”，伯希和的在莫高窟的虔诚膜拜，以及斯文·赫定、橘瑞超、华尔纳等人的临终举动。这些不见于史志典籍的文学场景的描写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为作品增色不少。

对文学作品而言，框架是骨骼，细节是血肉。没有框架真实，细节真实再多，也失去了附着点而变得本末倒置；反之，没有细节真实，框架真实勾画得再好，也流于概念、平板和空泛，干巴巴的缺乏动人的魅力，就会成其为堆砌数字或事件的载体，这样的文学定会失去读者。《西域劫踪》可以说是找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契合点，既忠实于历史生活的基本脉络，又对不少人事做了超越性的艺术处理，把史实的可信性和文学的虚构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重新观照历史的作品更具有审美价值和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学意义。

《西域劫踪》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不少长处。斯坦因、伯希和这些劫掠者，千里迢迢拥到西域，决不是为了观光游览和搜集研究材料的实地勘查，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攫取大量的属于中国的文化瑰宝。那种在古城址大肆翻掘、在古石窟任意切割，甚至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划分探险范围的行径，确实为人类所不齿。一箱箱、一包包、一车车手写文稿、塑像、木雕、钱币、丝绸残片、竹简、壁画运走了，但他们却永远也逃不脱可耻者的罪名。这些打着探险、考古或访问的幌子实则大肆掠夺中国文物的盗贼，早

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这是作品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上所坚持的基本准则，但同时作品在叙写过程中并没有将人物形象刻画简单化，而是力求从具体的社会背景上写出血肉丰满的“这一个”。都是文化窃贼，然而每个人各有其性格特征：斯文·赫定的坚韧顽强、斯坦因的工于心计、费勒考克的粗陋鲁莽、伯希和的狡黠诡秘、华尔纳的激烈暴躁、柯茨洛夫的急功近利、橘瑞超的冷静有序，在作者笔下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刻画，使之活灵活现，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作者也没有回避这些外国盗贼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在事业上那种百折不挠地在荒天漠野里饥寒交加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而追逐最大成就的执著和痴迷。然而这并不会改变他们是中国的罪人的定评，而是使这些人物走出平面化，更有立体感了。我想，这是作者忠实于历史的必然结果。作者对这些给中国文物带来灾难的掠夺者们的愤恨和责诘是毋庸置疑的。

写历史而又不止于历史，是《西域劫踪》的又一特点。黑格尔曾说历史小说应该“具有真正的客观性的艺术内容”，这对历史纪实文学也应该是适用的。文学不是历史的记录和复制，在作家把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时，除了真实地写出历史生活的复杂本相之外，还要从自己的感悟和思考中升华出可供当代人理解和借鉴的精神内蕴。《西域劫踪》中作为创作主体的唐栋也较好地处理了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关系。作家决不是只对历史进行索隐钩沉，而是在审视和评判历史，寻找着历史与现实之间那些隐匿不露的内在联系，用现代意识去观照它们，重新认识和发现其现实意义。历史已经过去，昔日被掠去的文物也不可能返还本土，对此我们愤怒，但除了

愤怒我们似乎更应该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些有用的东西，这便是前面提到的忧患。这种忧患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为提高国人文化素质和文物保护意识。试看那些拱手把国宝奉送外人的王圆箴们和那些挥汗为盗贼掘宝的当地雇员们，没有几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罪过主要是他们无知和愚昧。只有提高国人素质，才可以使国之瑰宝免得流失国外。其二为警示国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溢的经济时代，个别不法之徒为了一丁点的物质利益，把国家文物肆意盗卖、走私到境外，由我们自己给饱经劫难的中国文化史又涂抹上并不光彩的一笔。这种现象的确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索。

敦煌是平静的，西域是平静的，丝路也是平静的……但重温那场历史梦魇的唐栋和我们并不平静，由此而生的悲愤和忧虑是那样地沉重。

1996. 1

第一章 楼兰惊梦

1

公元 1895 年 5 月初一个阳光与风暴交织的正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域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遇到了麻烦。

这完全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在作最后的挣扎——他四肢伸展，匍伏在干散的沙地上，满脸灰黄，苍白而又龟裂的嘴唇上凝着血痂，棕发如枯草般在漠风中飘摇，淡蓝色的眼珠里那种平日的光彩荡然无存，代之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但他还在拼尽最后的

力气蠕动着往前爬，喘息声急促地砸进鼻翼底下的沙窝。

哪里有水？哪里有人？上帝啊，请拯救我……瑞典人斯文·赫定收回左手，捂住贴胸衣袋里的袖珍《圣经》，从心底发出默默的呼喊。渐渐，他觉得仿佛是上帝使出了魔法，整个沙海在他的身子底下旋转起来。他用力抬高视线，恍惚地看见满目黄沙波涛般汹涌着，昏沉的气浪弥天漫野，而天和地贴得是那样近，犹如一副夹板，将他紧紧地压在其间……一阵晕眩中，他垂下脑袋，在顽强的生存意识的作用下，将额头和脸在沙窝里拱着，渴望拱出一丝潮湿和凉意。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干涸！干渴！干燥！就连从他鼻孔和嘴角磨出的血都难以流动，很快凝结成紫黑色的血斑。他绝望了，在记忆尚存的这一刻里，他眼前现出父母亲和姐妹浮雕般的身影，禁不住想哭……

斯文·赫定最近一次看见他亲爱的父母和姐妹是在芬尼海湾西岸的码头上，他们站在一大片欢送他的人群前面，朝他挥舞着花束、帽子和眼泪。透过海面上氤氲的雾气，他看得见他们因他的这次非同一般的远行而萌生于脸上的那种自豪、担忧和牵念。而他则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一蹦一跳地挥手向海岸告别。当轮船驶入大海深处向波罗的海渐渐接近时，他仿佛已经听到波斯清真寺顶上的喊经声，听到大漠里旅行队的驼铃叮当声。那神秘的东方文化犹如灿烂的阳光就要在他眼前展现，他觉得自己衣袋里就放着打开这些神秘地域的钥匙，只等靠近那扇东方大门，梦想就将展翅飞向浩空，撒落现实的花雨。啊！这真是上帝神明的赐予，要不了多久，我——斯文·赫定的名字将震撼欧洲并载入史册！

这个身材矮小，年轻而又书生气十足的瑞典人，戴一副黑边眼镜，遮护着高度近视的双眼。但在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有着强健的体格，坚强的意志和勃勃雄心。他12岁时，就已经生发他天才探险家的宏愿。那年春天，瑞典探险家诺登斯得乘坐“菲加”号轮船赴北极探险归来，历时两年的惊险航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这位北极探险英雄罩上了炫目的光环，当“菲加”号靠拢港湾时，整座城市都沸腾起来，码头沐浴在灿烂和灯光与火焰中，欢呼声如海啸雷鸣，震荡得大地都在颤抖。12岁的斯文·赫定同他的父母、姐妹就站在码头一侧的疏得玛山顶，将那壮观的场面尽收眼底，他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力量激动着、诱惑着，一个宏大的誓言随着沸腾的血液从心中涌起：“我也要这样荣归！”

自从经历过那个刻骨铭心的一天后，赫定开始拼命地研究关于北极探险的一切学问，学习绘画、绘图。当严寒的冬季将茫茫大雪降落在疏得玛山顶时，他以惊人的举动在雪地里打滚，睡觉时打开门窗让寒风袭入，用冰水洗浴，为的是练就一副适应北极生存环境的身体，只等有地位和有资本的人像资助诺登斯得那样资助他的壮举，他就带领人犬出海，穿越暴风 and 黑夜，抵达那冰天雪地、只刮南风地球之端。

然而，命运好像跟他捉迷藏似的，他没有找到去北极的机会，却在高中毕业后受人引荐去了里海旁边的巴库给一男孩当家庭教师。在这个亚细亚的门槛，他被亚细亚这块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所深深吸引。从门槛外边刮来的充满魔力的东方之风，令他痴迷和陶醉，于是，那少年时的北极梦幻便渐渐淡化，到亚洲腹地去的新的渴望如一把烈火，烧得他血液翻腾。

终于，在他 21 岁的季节里，他做了一次穿越波斯的旅行。他翻越俄尔布士山到达德黑兰，骑马 1600 公里走过波斯海湾进入布什尔商埠，乘坐快船到达巴格达，骑骆驼驰过波斯西部的戈壁荒野……这实际上是他的探险生涯的开始，波斯诸国奇异的地理风光和民族文化，让他痴迷。结束这次旅行后，他一头扎进书堆，先后在乌布萨拉大学、柏林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习地理和地质方面的学问，同时也涉猎动物学和古生物学。在柏林大学时，他的老师是著名的亚洲地理学家和“中国通”李希霍芬教授。这位教授描绘给他的关于中国的斑斓色彩，成了他心目中的最具魔力的一幅画卷。他的勃勃雄心不再仅仅迷恋于波斯，而是向东扩伸，紧紧地被亚洲腹地的中国疆土所吸引。

“到中亚去！到中国去！”——斯文·赫定的心里燃烧着去中国做凶猛而严酷的探险热情。这热情的火焰感动了瑞典的上流社会，感动了瑞典国王，国王派他做为使臣出使了波斯。接着，他得到国王的支持与赞助，从波斯继续东行。不久，他就进入了中国西域。当他看到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疏勒城的清真寺和一片片灰黄的房屋，以及城周围不计其数的圣墓时，泪水模糊了双眼……

俄国驻疏勒城的领事馆，成了斯文·赫定立足的大本营。他觉得，在中国西域最边远的这个古城，最有权威的不是中国政府派驻这里的头戴花翎官帽的疏勒道台，而是俄国领事彼得洛夫斯基。借此方便，他随意出入疏勒城的各个地方，像一头饥饿的猎犬，寻觅和探听他所需要的东西。令他惊奇和欣喜的是，无论走到何处，几乎都能听到关于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的神秘的议论：

——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有一座塔克拉玛干城，埋在像山丘一样的沙堆中。在倒塌的房屋里到处都是金子和银锭；谁要拿了那里的金银财宝，就会中魔。以为是在往回走呢，其实老在沙漠里转圈，直到倒毙，让野狼吃得只剩下骨架。

——有一个壮汉闯进塔克拉玛干古城，捡了许多金子正要离开，突然从四面八方围拢来无数野猫，那些野猫大如猎犬，气势凶猛，露出尖牙利齿朝他扑来。他立即扔掉金子，那些野猫便走得没有踪影。

——一位探宝者带领他的骆驼队刚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听见有一个声音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仿佛来自天穹，他身不由己地跟着那声音走，走到沙漠深处后再也找不到出路，直到人和骆驼全部渴死……

这使斯文·赫定想到了两位他所崇敬的人物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描述。一位是中国伟大的旅行家玄奘，他于公元7世纪由塔克拉玛干前去印度时写道：“当飓风升起的时候，人和牲畜都陷入混乱，可以听到悲伤和令人哀怜的呼号声。这种沙漠景象和声音，使人惊慌失措，难以自持。因此死于征途者，不胜枚举。这全是那些精灵和魔鬼干下的事情。”

另一位，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于600多年前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边缘后在游记中写道：“关于这沙漠的一切传说，真是一种稀奇的事情：如果有人在夜中行走，往往听到鬼在呼唤他的名字，使得这旅行者迷失到永远找不着他的旅伴。许多人都是这样丧了性命。就在白天，也有人听见这些鬼在说话，还能听见各种乐器的声响，听见敲鼓的喧闹更是常有的事……”

斯文·赫定信奉上帝，但不信鬼怪，这些阴森可怖的传说一点儿没有让他感到恐惧，相反，那种隐伏在“鬼怪”背后的神秘力量，对他产生了强大诱惑。他认为，传说中的鬼怪成分越多，越说明那一地域历史文化的丰厚以及状态的原始，说明目前尚无一只勇敢的手揭开它真正的面纱。这一夜，赫定失眠了。他挑灯坐于桌前，拟定了立即组织队伍向塔克拉玛干进发的计划。当阳光越过疏勒城高耸的清真寺尖顶洒进他的窗户时，他深信，塔克拉玛干那一望无垠的平坦的沙海，将成为他辉煌事业的顶峰；他临窗眺望塔克拉玛干方向，双手插于短小的腰间，像个大诗人似地在心中吟道：

在那远方
在那桔红色的地平线上
在那坟墓似的沉寂中
在那神奇壮丽的沙丘下
静卧着一块尚未发现的土地
那土地沉睡千年不醒
就为等待我的到来
我——
将是第一个打开那圣殿的人
多么荣耀的第一个啊……

拜——吉尔吉斯人，魁伟憨厚而又剽悍。斯文·赫定经过辽阔的吉尔吉斯草原时遇见到他，当时他骑马放牧一群牦牛，在他鞍后的马背上，驮着一只刚刚被击毙的狼。赫定问，那狼是你打死的吗？他不言语，从背上取下猎枪，砰地一响，

正在高空盘旋的一只鹰便应声栽下。赫定喜欢这个年轻人，出高薪收他做了仆人，从此他对赫定忠心耿耿，一路上出生入死，排除险阻，护送主人顺利到达疏勒。本来，在那“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以西的吉尔吉斯草原上有他心爱的姑娘，抵达疏勒后他就该回去了，可斯文·赫定现在更需要他，赫定要把他留下。

“兄弟，”赫定握住拜粗壮的手，“在前面的征途中，不能没有你，再助我一把，行吗？”

聚血气与义气于一身的拜十分感激赫定的信赖，没多思索便说：“先生，听你的吩咐，只要你愿意，我跟你一生都行！”

赫定朝他鞠了一躬。

马木提——疏勒本土的维吾尔族人，一个游手好闲的酒鬼。他整天琢磨的是：如何不付出或少付出劳动就能得到好处。由于他为寻找财宝曾闯过塔克拉玛干，赫定便请他做向导，答应事成之后给他十锭白银。但马木提直摇头：“去那鬼地方可是要丢性命的，十锭白银？十锭白银顶得了一条命吗？”赫定当即答应再加十锭，马木提才应承下来，还向赫定讨了一瓶葡萄酒。

卡得尔——也是一名维吾尔族人。斯文·赫定选中他，是因为他看来沉默寡言，却显得刚毅和精明。凭经验，赫定知道这种人很能派上用场，而且，卡得尔还是驯马和驯骆驼的好手，再野性的牲畜，到了他手中就会被调教得服服贴贴。他对赫定的探险旅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卡得尔想了许久，也答应了。

靠着俄国驻疏勒领事馆的协助，赫定又雇了几个人。然后，这些人分头去做准备。拜购置来四只铁水桶和六只羊皮